鄭千慈棄醫從文

人物

【記者鄭素卿專訪】對於從事寫作的人來說，能夠得到文學獎的肯定是一股強大的動力，就讀本校中文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的鄭千慈也不例外。

以筆名「伊格言」獲2001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、中央日報文學獎的鄭千慈，提到「伊格言」的由來，鄭千慈說，因為他熱愛文字、喜好電影，最愛的導演是加拿大籍的Aton Egoyan，憑著這股崇慕，鄭千慈為自己取了一個響亮亮的特殊筆名「伊格言」，只要上網搜尋這三個字，你將會得到專屬於伊格言的所有資訊。

鄭千慈人如其名，是個內心溫柔、纖細的大男孩，他有顆細膩的心，對文字敏感的天份，對他來說猁猁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「天份」，你該知道，什麼是「與生俱來的細胞」！

「很多事情，在你還沒發覺它開始的時候，它已經開始了！」創作的種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在鄭千慈心裡慢慢生根發芽。不似一般作家以文出身，求學過程崎嶇的他，從台大心理系、台北醫學院醫學系轉戰到本校中文研究所，鄭千慈沒有別的，「我要大家知道，」他自信地說：「我就是有天份！」

回想這一路來的求學過程，他認為中研所的日子是求學生涯中最平順的天堂，那麼醫學系的生活呢？「唸了二、三年醫學系我只知道一件事猁猁我感到厭惡！我恨學醫！」因為在文人眼中，經骨是靈感流向的樂章；但在醫學界看來，它不過是各條血管的專有名詞，只作用於維持生命機能罷了。善感的伊格言精通物理，高三時還曾因聯考而與奧林匹亞物理競試擦肩而過，但，這並不代表他就能為此榮耀展顏開懷，反之，順利考上台大心理系的他，反而與自己內心的真實靈魂更行更遠。

「印象中的大階梯教室，室內閃爍枯葉色光，講台前教授投影片的光影表演，」談起學醫的日子，鄭千慈只有幾句輕描，「大部分的時候，我的心情是不太好的。」他沉默、無語，看著身旁同學埋首書中，他轉頭望著偌大的天空，「期待在台北醫學系裡撞見什麼、發生什麼，」但時間慢慢流去，「等了四年，還是什麼都沒發生。」難掩的落寞，鄭千慈決定跟自己的興趣坦白，在大四時以同等學歷爭取考中研所的機會。

這個爭取上中研所考試機會的過程，是一場精采絕倫的戲碼，鄭千慈說：「我就像掉進了卡夫卡的荒謬情境劇，在現有制度中找尋看不見的洞。」（教育部明文規定，醫學系學生須修業「滿」四年，方能以同等學歷報考研究所，當時鄭千慈正是大四生，照條文需修畢大四課程、再等一年。）「這就是台灣許多制度上的盲點，似是而非的條例很多。」他無奈搖頭。

真正決定棄醫從文後，鐵石般的決心嚇壞了鄭爸爸，在一般人價值觀中，醫生擁有的社會地位、收入都是一個小小作家之上，鄭爸爸擔心孩子高估自以為的「天份」，怕孩子吃苦的鄭爸爸，吹鬍子、瞪眼睛，卻還是不忍心斷了孩子的經濟來源，捨不得讓他受苦，「就是爸爸的不忍心，我才可以繼續堅持下去！」屢勸不聽的鄭千慈還是堅持所愛，在與家人不斷討論、後，「佛祖來講都沒用！」他堅持本我，選擇能與他靈魂起舞的文學路。

秉著對文學的熱愛，鄭千慈也跟一般寫者一樣，經歷過沒自信的懷疑期，即使確定自己真能寫的比看到的文章好，少了份肯定的踏實感，在文學創作的路上，倒沒有想像中顛簸，「只要把自己想的寫出來，靈感是要靠天份的！」他的自然寫作法，讓讀者看起他的著作不覺生硬，更讓他的風格與世不同，「看市面上那些暢銷書，我都能肯定自己寫得比原作者好！」這是「伊」的傲氣。

如今名氣正旺的鄭千慈，被聯合文學「青春新浪」單元邀稿，年底準備出書，個人新聞台「看不見的城市」人氣直逼七萬大關，電子報（http://enews.url.com.tw/Egoyan.shtml）得到熱烈迴響。這個書壇上的明日之星談到未來，輕鬆自若地說：「我沒有期待！當個在大學裡教書的教授，不然，寫寫一般通俗小說還是能過日子，不要對人生有不切實際的期待！」即使已在文壇小露星光，鄭千慈還是平實想像自己的未來，「至少我現在做自己最想做的事了，未來如何，誰知道呢！」他說。